

河南沁阳方言中古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演变和变异研究

顾菲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省、徐州市，221116）

摘要：中古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演变是汉语方言发展过程中一类重要的语音现象，也是在研究豫北晋语过程中不能回避的语言难点。以晋语邯新获济小片中的沁阳方言为例，发现在沁阳方言中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发展主要经历了：高本汉时期的二分型—老派的合一型（ts 组）—中派的过渡型（ts/tʂ 组）—新派的合一型（tʂ 组）。此局面主要受到双重作用的影响，一方面是来自内部因素对演变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是来自语言接触而引起的变异。

关键词：沁阳方言；中古精知庄章组声母；演变；变异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李荣先生首次将晋语从官话中分离出来，在《官话方言的分区》（1985）中提出将山西省及其毗邻地区有入声的方言称之为“晋语”，根据“有无入声”将晋语独立出来^[1]，而晋语在被分布最广的官话方言包围中仍能保留自己的方言特征。此后侯精一（1986）^[2]、乔全生（2005）^[3]等学者对晋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等特点进一步完善，展现出晋语有区别于其他方言区的显性特征。

从已有的调查材料可知，中古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在今晋语区的分布情况较为复杂，本文以豫北晋语邯新获济小片的沁阳方言为例，拟先对前人学者所整理出的中古精（洪音）知庄章四组声母今读类型进行归纳和分类，再从内部演变和外部变异等角度分析和探讨其在今沁阳方言中的层次问题。

一、中古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今读类型

根据学界对中古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归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古音系统，从历时演变中分析并进行归类。例如熊正辉（1990）将官话区分 ts、tʂ 的方言归纳为三种，分别为济南型、昌徐型和南京型^[4]。此类归并方式仅借助古音系统以及从历时的研究角度出发，而对于方言材料的利用较少，因此仍有一定的挖掘空间。

另一类则更关注中古精知庄章组声母在今各地方言中的读音现状，结合历时的文献语料和共时的活态方言语料，从其地理分布上寻找共性和特性并进行归类。如王临惠（2001）在对晋南各地知庄章声母的调查中，将知庄章组声母分析并归为 8 种类型相互交织，在与北方方言比较的研究中，得出与北方方言共有较古老的层次为知二庄与知三章的分立，即二分型

[1] 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方言》，1985 年第 1 期。

[2] 侯精一：《晋语的分区(稿)》，《方言》，1986 年第 4 期。

[3] 乔全生：《晋方言研究综述》，《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

[4] 熊正辉：《官话区方言分 ts tʂ 的类型》，《方言》，1990 年第 1 期。

为知庄章声母较早的层次^[5]。此外王临惠（2013）在进一步对晋豫两省太行山沿麓方言知庄章声母的调查研究中发现，根据知庄章的合一和分立特点又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其中沁阳等邯新获济小片与上党片长治小片都属于合一型，今音类合并并且统读 *ts* 组，这在地理分布上表现为大致呈沿太行山的东北—西南走向排列^[6]。由此可见，知庄章的读音类型在地理分布上呈现的规律性一定程度上受到来自周边语言接触的影响。

综上，通过梳理前人对汉语方言中精知庄章组声母的宏观演变，可以发现精知庄章组声母的演变存在多种类型的交织局面。本位拟借助对沁阳方言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研究，从共时的微观演变窥探豫北晋语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历时的宏观演变。

二、沁阳方言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演变和变异过程

（一）精（洪音）知庄章组的声母演变结果

沁阳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在方言分区上属于晋语邯新获济小片，从现代语音学的角度看沁阳方言的研究历程，已有百年的历史，在历史文献中可以搜寻到的沁阳方言声母的演变结果以及正在发生的变异形式，其中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总体上表现为声母数量减少，趋于简化。百年前高本汉在《中国音韵学研究》（2007）中记录怀庆方言（即今沁阳方言）共 25 个声母（包括零声母）^[7]，到新世纪史艳锋在《豫北晋语单字音与变音现象研究》（2013）中显示其调查结果为老派沁阳方言声母共计 23 个（包括零声母）^[8]，当代新派沁阳方言声母共 22 个（包括零声母）^[9]。

其次在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分合问题上，高氏的注音中精（洪音）知庄章组分为两组，一组为舌尖前音 *ts*、*tsʰ*、*s*，另一组为舌尖后音 *tʂ*、*tʂʰ*、*ʂ*，即开口呼中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共存，在以合口呼为条件的例字中有较为规律性的表现，均读为 *tʂ* 组声母。自 21 世纪以来，学者们再次对沁阳方言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总体上沁阳方言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表现为由二分型走向合并型。根据支建刚《豫北晋语语音研究》（2020）中对沁阳方言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调查显示其演变结果为合流并统读 *ts* 组。这是由于止摄开口章组字最早开始与庄组字合并读 *ts* 组，由此打破知二庄和知三章对立的局面，是二者合流的主要原因。例外的是开口呼宕摄庄组、江摄知庄组并未随知二庄读音合并，这是由于这几组已经由原来的开口呼发展为今读合口呼，因此与其他几摄知三章组的合口呼一同演变读为 *tʂ* 组^[10]。不同的是，根据史艳锋《怀庆故地精知庄章组声母在洪音前的演变——基于 90 年前

[5] 王临惠：《晋南方言知庄章组声母研究》，《语文研究》，2001 年第 1 期。

[6] 王临惠：《晋豫两省太行山沿麓方言知庄章声母的演变》，《方言》，2013 年第 3 期。

[7]（瑞典）高本汉著，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中国音韵学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547-731 页。

[8] 史艳锋：《豫北晋语单字音与变音现象研究》，2013 年版，陕西师范大学。

[9] 新派沁阳方言音系由笔者根据田野调查所得。

[10] 支建刚：《豫北晋语语音研究》，中西书局出版社，2020 年版，第 108 页。

的怀庆话与今各地话的比较》(2019)的调查报告反映,从整体上来看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完全合流读为舌尖后音 $tʂ$ 组,其中开口呼前擦音存在两读,大多读 s ,少量读 $ʂ$,在舌尖后音的强势类推下,其最终发展趋势可能为统读 $tʂ$ 组^[11]。

根据演变结果表示,沁阳方言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演变可以归为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一是以支建刚(2020)为代表的链式类推演变机制,即在高本汉二分型的基础上由止开三章组首先并入知二庄组,在拉链的推动下知开三组($tʂ$)进而并入知二庄组(ts),由此形成知二庄和知三章合并并统读 ts 组的局面。一是以史艳锋(2019)为代表的平行演变机制,同样以高本汉的怀庆型作为演变的开端,知二庄和知三章在平行演变的路径下各自向舌叶音 $tʃ$ 靠拢,由此形成知二庄和知三章相混的局面,鉴于舌叶音具有游移性特点,因此知庄章的合并音值可以为 ts 也可以为 $tʂ$,这与发音人的舌尖卷起程度有关,总体上表现为合一型。

以上是基于沁阳方言百年前的记音以及 21 世纪初期老派方言的语料所得到的沁阳方言精(洪音)知庄章组的演变结果,是从已经完成的变化中归纳总结出来的音变结果,其中支建刚和史艳锋两位学者对于沁阳方言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演变的类型上是统一的,都为合一型,但其演变结果存在差异。造成该差异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两方面,一方面这与二者所选取的发音人代表有关,支建刚多以对沁阳市周边各乡镇的调查为出发点,而史艳锋则以土生土长的沁阳市区的老派为主,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沁阳市及其周边乡镇在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存在的复杂状况。另一方面与发音人代表的社会动态属性有关,接下来拟从今沁阳方言老中新三派的活态语料出发进行比较论证。下面是对今沁阳方言老中新三派的声母变异现状进行观察和比较的分析结果,以期能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

(二) 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变异过程

所谓变异,简单来说就是比较不同发音人的语音差异而发现的异质要素相联系的变异成分。语言的变异是发音人受到社会环境、心理环境等因素交互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调节与自适应,当语言使用者遇到新的概念或者新事物时,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语言环境变化进而做出的积极应对策略,因此语言变异发生的本质是说话人满足交际需要而进行的自我调整。此外,语言变异是语言最终完成演变的必经之路,因此探讨语言的演变必然要理清语言变异过程中不同层次的叠置关系。

在语言变异的过程中,首先是个体根据实际交际需要和社会环境的压力做出的局部调整或改变,在一定范围内传播并逐渐受到认可,进而通过群体性的约定俗成而达到对语言系统的调整,以此来应对语言不断发展的需求。本文主要选取三位发音人代表,三位调查对象都是土生土长的沁阳市区人,并且是祖孙三代的關系。此外,发音人均可以掌握两个语言系统,

[11] 史艳锋:《怀庆故地精知庄章组声母在洪音前的演变——基于 90 年前的怀庆话与今各地话的比较》,《语言科学》,2019 年第 5 期。

其中一个为沁阳方言系统,另一个为普通话系统,但出于不同年龄和职业对语言交际需求的不同,发音人对于普通话的掌握程度以及所使用的方言土语受其他语言或方言的影响程度等存在一定差异,即在语言习得上受到语言迁移能力的影响,一般表现为老派的听说能力要弱于中派,中派要弱于新派。这受发音人代表语言习得能力、对所要习得语言的需求强度以及语言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由此体现语言系统主要是基于个体以交际需求为目的进而“选择”的结果。每个人的语言系统都有自己的个人色彩,并且音系完整、严密。三位发音人分别作为沁阳方言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语言需求的代表,因此通过比较这三位发音人的语音差异,可以从差异中探索今沁阳方言的变异过程。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撰的《方言调查字表》^[12](简称《字表》)可知,在中古音系统的声韵配合对应规律中知组和庄组都可以与二等韵和二等韵相拼,其中庄组字主要集中在二等韵,而章组只能拼三等韵,下面举《字表》中的一些例字看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在韵书文献以及沁阳方言中的读音状况。

表 1 精知庄章组声母在今洪音前的读音状况

音韵地位	例字	中古音 ^[13]	近古音 ^[14]	高本汉	老派	中派	新派
精组	遭 _精	tsau	tsau	tsau	tsɔ	tsɔ/tʂɔ	tsɔ
	粗 _清	ts ^h u	ts ^h u	tʂ ^h u	ts ^h u	ts ^h u/tʂ ^h u	ts ^h u
知开二 _{除江摄}	站 _知	tɛm	tʂam	tsan _ɿ	tsan	tsan/tʂan	tʂan
	茶 _澄	ɕa	tʂ ^h a	ts ^h a	ts ^h a	ts ^h a/tʂ ^h a	tʂ ^h a
庄组开口 字 _{除宕江摄}	策 _庄	tʃau	tʂau	tsau	tsɔ	tsɔ/tʂɔ	tʂɔ
	杀 _生	ʃæt	ʂa	saʔ	saʔ	saʔ/ʂaʔ	ʂaʔ
止开三章	支 _章	teie	tʂi	tsɿ	tsɿ	tsɿ/tʂɿ	tʂɿ
	诗 _书	ɕiə	ʂi	sɿ	sɿ	sɿ/ʂɿ	ʂɿ
知开三	知 _知	tʃie	tʂi	tʂɿ	tsɿ	tsɿ/tʂɿ	tʂɿ
	超 _彻	tʃ ^h ieu	tʂ ^h ieu	tʂ ^h au	ts ^h ɔ	tʂ ^h ɔ/tʂ ^h ɔ	tʂ ^h ɔ
知开二江 摄	桩 _知	tɔŋ	tʂuanŋ	tʂuanŋ	tʂuanŋ/tsuanŋ	tʂuanŋ/tsuanŋ	tʂuanŋ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方言调查字表 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81年版。

[13] 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年版。

[14] 张玉来,耿军校:《中原音韵 校本》,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3年版。

	戳 _脚	dɔk	tɕ ^h au	tɕ ^[15]	tɕ ^h uəʔ/ts ^h uəʔ	tɕ ^h uəʔ/ts ^h uəʔ	tɕ ^h uəʔ
庄组开口 宕江摄	庄 _庄	bæŋ	tɕuan	tɕ ^h uan	tɕuan/tsuan	tɕuan/tsuan	tɕuan
	床 _崇	dʒiŋ	tɕ ^h uan	tɕ ^h uan	tɕ ^h uan/ts ^h uan	tɕ ^h uan/ts ^h uan	tɕ ^h uan
知庄合口	转 _知	tɕiwen	tɕiuen	tɕuan _ɿ	tɕuan/tsuan	tɕuan/tsuan	tɕuan
	椽 _澄	dʒiwen	tɕ ^h iuen	tɕ ^h	tɕ ^h uan/ts ^h uan	tɕ ^h uan/ts ^h uan	tɕ ^h uan
章组 _{除止开三}	丑 _昌	tɕ ^h iəu	tɕ ^h iəu	tɕ ^h ou	ts ^h ou	tɕ ^h ou/ts ^h ou	tɕ ^h ou
	扇 _书	ɕiɛn	ɕiɛn	ɕ	san	san/ɕan	ɕan

从

表 1 精知庄章组声母在今洪音前的读音状况

三位次发音人的语音现状来看，老派发音人中部分字存在两读形式，中派发音人则均可以两读，其中置于前者的为调查时发音人常读的音，反之，后者为发音人使用频率较低的读音形式。此外，在拥有两读语音形式的例字中，今读开口塞擦音以及擦音字则以舌尖前音 **ts** 组声母为主，而今读合口塞擦音字以舌尖后音 **tɕ** 组声母为主，这与后、高元音 **u** 的同化作用有关。而部分擦音字只存在一种变异形式，如庄组开口二等蟹摄的“晒”字，据调查老中新三派都读[sɛ]，只有舌尖前音一组读音，也就是说，擦音在过渡阶段的演变速度仍要慢于塞擦音的演变速度。这在子变音和单字音的读音中可以看见端倪，例如“狮 **z**”“柿 **z**”等，在子变音声母中新派也往往读为舌尖前音 **s**，而在单字音中新派则往往读为舌尖后音 **ɕ**，由于单字音的演变速度往往要快于子变音的速度，因此从子变音的读音状况中可以了解到新派方言内部的不同层次，读为 **ts** 组声母属于方言内部较老的层次，而读为 **tɕ** 组声母则是受到普通话影响的新层次。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古精组洪音字在《切韵》以及《中原音韵》时期都为平舌音，到了高本汉时期有条件地分化出了 **ts** 和 **tɕ** 两组声母，与知庄章相混。此外，根据王力先生对中古音的拟音来看，知组与端组的拟音一致，可见知组还未从端组分立出来，知组从端组中完全分立应当在《切韵》之后，精组洪音字从知庄章组声母中分离出来读为 **ts** 组声母。从《中原音韵》到高本汉时期，知庄章组洪音字则由原来的一致型，按照开合口的音变条件发展为 **ts** 组和 **tɕ** 组。根据调查发现，中派均存在两读，如精组的“彩”有[tɕ^hɛ]和[tɕ^hɛ]两读。到了新派知庄章组声母多经历了新的合一的局面，则表现出与普通话一致的局面，即精组洪音字读为 **ts** 组，知三章和知二庄统读为 **tɕ** 组。而新派所表现出的合一状况与老派存在明显不同，

[15] 由于高本汉收字有限，表格中只给出声母的是高本汉未收录，我们根据其谐声偏旁以及同等音韵地位的例字进行类推所得。

这主要是由于新派受到学校教育和推广普通话等因素的影响程度往往要大于老派，所以新派主要是受到普通话的影响因素较大。

从共时的角度来看，

表 1 精知庄章组声母在今洪音前的读音状况

中三位发音人代表的语言现状表现出沁阳方言精（洪音）知庄章组洪音字声母存在平舌和翘舌两组变异成分。老派发音人代表，也代表了较为早期的沁阳方言精（洪音）知庄章组洪音字声母的状况，可以看出，早期的精（洪音）知庄章组字多读为平舌音（ts），但在知开二江摄、庄组开口宕江摄、知庄合口字中存在变异成分，老派沁阳方言存在（ts, tʂ）两种变异形式共存的状况。中派发音人代表，在纵向上表现为对老派语音的继承，同时作为沁阳市区的主要劳动力群体，与老派和新派发音人代表相比，全部都为两读，根据发音人讲述以及在非正式语体的调查下发现，中派表现为两读的变异形式。而作为新派代表，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在类型上与普通话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在调值上与沁阳方言一致，即精组洪音字读为 ts 组，知庄章三组声母一律读为 tʂ 组，部分知庄组字以及白读音存在例外，读为 ts 组，如“洒阻所搜搜簪岑森色泽缩飓晒谁”等。但即使是新派，其在具体的音值表现上与普通话存在细微差别，沁阳方言中的 ts 组声母的音值更接近于舌叶音 tʃ 组，发音状态体现为较懒散，卷舌力度较弱。根据老中新三派的语音现状来看，老派代表早期的沁阳方言层次，而中派处于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新派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普通话对当代青年的影响程度之深。

（三）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演变和变异类型

通过上述对老中新三派中存在的语言变异现象的分析，共时状态下的语言存在着丰富的变异形式的原因，主要受到各种内部的或外部的要素影响和制约，而能将这复杂的叠置变异形式转化为清晰有序的层次，是今后语言发展的努力方向。同时，结合青年语法学派观点来看，这一类变异与语音条件密切相关，知三章组声母除止摄外，其余各摄的规律性不强，读平舌还是读翘舌在言说人和听话人之间不具备音位区别性，在调查时，发音人都表示（ts, tʂ）两读形式均可，区分不明显。总的来说，在已完成的音变中古知章庄组读为舌尖前音的情况较多，通过对正在发生变异的语音情况调查，可窥见其今后发展趋势。在一定条件下的有序调整，并经历一段时间的积淀，变异成分经过竞争和融合能够跃升成为音系中的稳定层。

综上，知三章组声母在沁阳方言读为平舌音 ts 在老派中属于稳固层，而中派所呈现的在 ts 和 tʂ 组之间的游离变异现象，一方面是受到老派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到强势方言的冲击。根据史艳锋（2013）的调查知庄章组整体是向着 tʂ 组的合并趋势，表现以新派为代表的语音现状，即呈现向普通话一边倒的趋势。由此根据新派知三章声母目前的变异形式，结合外部因素的影响，我们推测新派沁阳方言知三章声母的发展趋势应该是与知庄

组声母逐渐合并，与普通话一致。

表 2 精知庄章组声母在洪音前的演变类型

类型	派别 音韵地位	开口					合口				
		精	庄	知二	知三	章	精	庄	知二	知三	章
二分型	高本汉	ts、ts ^h 、s			tʂ、tʂ ^h 、ʂ		tʂ、tʂ ^h 、ʂ				
合一型	老派	ts、ts ^h 、s									
过渡型	中派	(ts、ts ^h 、s) / (tʂ、tʂ ^h 、ʂ ^[16])									
合一型	新派	tʂ、tʂ ^h 、ʂ									

以上中派的变异成为显示出在沁阳方言中 ts 组声母与 tʂ 组声母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过渡形式，即舌叶音 tʃ，根据其游移性的特点，当卷舌程度较强时在音感上则接近 tʂ 组，反之，当卷舌程度较弱时，则接近 ts。根据前人对沁阳方言的音系的调查显示，沁阳方言中不存在 ts 和 tʂ 的音位对立，因此根据中派音值的变异表现，与史艳锋（2019）在对怀庆故地进行调查时引入的舌叶音 tʃ 较为接近。且据我们调查发现新派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语音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音系的演变趋势，即开始出现 ts 组和 tʂ 组的音位对立倾向。因此结合史艳锋（2019）的调查结果，今后沁阳方言知庄章声母将进一步合并且统读为 tʂ 组，精组洪音字则读为 ts 组。

变异形式的共存对音位系统的影响是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长度的，变异成分存往往从少数人开始逐渐扩大，若变异成分与语言演变的整体趋势相吻合，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异成分便会促使语音系统的结构发生局部的调整 and 变化。

三、沁阳方言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演变和变异的内外动因

关于语音演变的动因分析，李如龙（2001）等学者主张将语音演变分为内因和外因两种，内因即属于“自变型”，而外因则属于“他变型”^[17]。借助心理学、认知学等相关知识，前者属于人类处理语言信息时自觉遵循的经济原则，而后者则更多地受到趋同心理的影响。

由于沁阳市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从沁阳方言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微观演变中，可以窥探该处受到强势方言以及山西晋语两种力量的此消彼长，由此造成沁阳方言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混杂局面，下面我们将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来分析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演变和变异动因。

[16] 在擦音声母中，读舌尖前音 s 的字数量多于读舌尖后音 ʂ，且在语言使用中的情况为读 s 的频率较高。

[17] 曹志耘：《汉语方言声调演变的两种类型》，《语言研究》，1998 年第 1 期。

（一）内部动因：音系框架下的类推机制

知庄章组的内部演变主要表现在音系的改变和整合上。根据史艳锋（2019）所勾勒出的百年间沁阳方言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演变趋势，今已合流读为 $tʂ$ 组声母，其中擦音的读音存在变异成分，即（ s , $ʂ$ ）组共存，读 s 的辖字要多于读 $ʂ$ 。由此在类推的机制下，关于沁阳方言的音系结构很有可能进一步发生调整，由原来的 s 和 $ʂ$ 互补分布的格局逐渐合并，这是一种演变的趋势。

从老中新三派的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知庄章在今沁阳方言中存在老派的合一型，中派的两读混合型和新派的合一型三种共时语言现状。其中老派和新派的合一型是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在中派中可以看到两种层次的叠置，体现了中派作为老派和新派的过渡阶段，向上继承老派的读音，向下与新派同样受到强势方言的影响。

由高本汉时期的分立型到今市区老派的合一型（精知庄章均读 ts 组，除知开二江摄、庄组开口宕江摄、知庄合口字）是语音内部发展演变的结果，而由老派的合一型到中派的过渡型再到新派的合一型（知庄章组声母读 $tʂ$ 组，精组洪音声母读 ts 组），表面上发生了语音发展中的“回流”现象，实则老派和新派的合一型是属于不同类型的演变方式。新派的合一型的“逆向发展”，不是语言内部发展的产物，而是受到普通话的强势影响，属于“他变型”。其中老派今知庄章均读为 ts 组声母，而今知庄读合口的字呈现两读的语音形式，一方面有可能是语音内部的自身演变，即受到韵头 u 和鼻辅音韵尾的影响，发 u 时下牙床向后拉动，同时带动舌尖向后，由此推动 ts 组声母向 $tʂ$ 组声母的演变；另一方面可能是受到外部强势语言的影响，在内外因素合力的情况下出现两读的变异形式。而中派均为两读，其中读为 ts 组是对老派的继承，属于语音的内部发展。但又可以读为 $tʂ$ 组声母，则主要是受到语言接触的影响。同样地，从高本汉时期到今新派的读音演变过程可以看到，新派进一步吸收普通话的声母特征，其语音演变主要受到语言接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关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下文中我们将进一步分析。

（二）外部动因：语言接触下的顺应机制

1. 地理和历史移民因素下的语言接触

豫北晋语与山西方言在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演变上都存在非常复杂、多种类型并存的变异成分，但两地各自的复杂性在形成原因上存在内外部的差别。其中山西方言主要属于内部的演变，而豫北晋语则是来自语言接触的影响。从地理和历史背景来看，豫北晋语地区地处平原，交通便利，方言间的接触十分便利，并且在明代传世文献中十分明确地记载了该地移民的历史。

沁阳市位于河南省西北部，西接济源市，南连温县、孟州市，北交晋城界，东邻博爱县，现由焦作市代管，是晋豫交通的重要门户。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卷》（第2

版)^[18]中的划分,沁阳方言归属晋语邯新片获济小片。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位于太行山北麓,四周由官话方言和晋语环围,因此其方言中存在着语言接触带来的叠置现象。

根据《明太宗实录》卷 18 中有关河南移民的记载可知在明洪武年间怀庆府(今沁阳市)经历了一次有组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据曹树基统计明清时期记载怀庆府土著居民约 10.7 万,占总人口的 50%,民籍移民约 9 万,占总人口的 42.1%,军籍移民约 1.7 万,占总人口 7.9%^[19]。由此可见,移民人口在当时的沁阳人口构成中占比很大,进而带来不同方言的叠置。

并且从

表 1 中今老中新三派的读音现状可以发现,老派发音人的方言系统保守程度较深,受周遭环境影响较小,因此其声母的演变速度较慢,处于起变的开端。根据王临惠(2013)调查报告可知,沁阳老派方言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读音在地理分布上与山西方言具有连续性,反映了晋语之间的共性以及老派方言属于沁阳方言较古老的层次,这与其因历史移民带来的语言接触有密切关系。

2. 不同年龄层因素下的语言接触

以上三位发音人的差别主要来自空间差异,其中主要是社会结构的差异。三位发音人的具体情况如下:新派发音人代表大学四年在外地求学,交际环境多以普通话为主。作为新派代表,与中老派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受到普通话的影响程度不同。新派多是成年之前以沁阳方言为主要交际语言,而大学之后到外地求学,则主要受到普通话的影响。一方面,新派受到学校教育识字、写字以及大学环境的影响,对普通话的学习和掌握是完成学业的需要。另一方面,从文化心理角度来看,普通话作为强势语言,大学生以讲好流利的普通话为荣,而普通话夹带方音往往容易受到来自同龄人的嘲笑,因此新派发音人往往存在向普通话靠拢的心理。此外,经发言人自述,由沁阳方言系统向普通话系统切换时候的最大困难便是平翘舌音的转换,发音人的直观感受是,沁阳方言中很少有翘舌音的声母。因此在切换普通话系统时,对于发音人来说最明显、直观的音类差异便是舌尖前和舌尖后声母的差异,这也反映了在早期的沁阳方言音系中不存在 ts 组和 tʂ 组的音位对立。此外,对于在外求学的新派来说,克服沁阳方言中的平翘舌转换问题主要是出于学习、交际等社会性的需求。因此在已逐渐成型的新派语音系统中,知三章组声母与知二庄组声母逐渐合一且与精组洪音字分立,这主要是受到强势方言以及根据自身需求“选择”的结果。老派发音人常年生活在沁阳市区,平日交际环境均是纯正地道的沁阳方言。而中派发音人为本地职员,常年生活在沁阳,但由于工作要求上班时间须讲普通话,其余时间仍以方言交谈为主。因此根据三派发音人代表受到普通话影响程度以及需求程度可以推测大致为:新派>中派>老派。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编,《中国语言地图集 第2版 汉语方言卷》,商务印书馆,2012版。

[19]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中国移民史 第5卷 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0页。

总体来看,老派方言作为沁阳方言中较古老的层次,而中派作为老派和新派的过渡阶段,同时中派又代表了这个城市的主要劳动力群体,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收入越低,其普通话能力对其收入的影响越显著^[20]。中派作为城市的主要劳动力,具备一定的普通话能力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因此中派发音人的语音演变主要来自外界压力所致,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工作需求的推动。从语音表现来看,中派存在两读的变异形式,其中读为 ts 组是对老派的继承与发展,属于底层,而读为 tʂ 组是受到强势方言的影响,因此中派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表现为游移不稳定的状态。新派发音人的语音现状表现为向普通话靠拢趋势,由于新派受教育程度较高其语言系统的切换能力也较强,因此大部分知庄章组的词已经完成了 ts>tʂ 的更替,仅留一小部分白读音未完成替换,如部分白读音中的声母为擦音的演变速度较慢读为 s,“睡[səi]、谁[səi]、晒[sɛ]”等。由此可见,语言的演变和变异不仅受到年龄的影响,同时要关照社会环境、教育程度、心理等非语言本体的社会性因素。

四、结语

通过上述对沁阳方言精(洪音)知庄章组声母的演变和变异过程分析,可以发现沁阳方言受到来自山西晋方言和普通话等多重方向语言接触的影响,且整体呈现向普通话靠拢的趋势。从语言变异的角度观察沁阳方言的发展,是为了加强对个体的关照,了解发音人看待外部世界的视角、交际语境和社会心理等因素。语言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成员的使用,使用的同时社会成员也在不断创造和丰富语言,语言之间的互相接触和渗透使得语言发生变化。随着城市发展速度的加快,影响方言发生演变和变异的因素也越来越多样化。本文借助对沁阳市老中新三派方言的语音现状的对比分析,探讨了各派之间方言演变和变异发展进程,以及影响其发生变化的内部动因及外部动因。可以发现,沁阳方言乃至整个汉语方言的演变和变异都并非单纯由语言接触所致,必然是内部演变和外部动因合力使然。

语言变异理论为我们观察方言的微观演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将变异理论应用于像沁阳方言等存在多层次叠置关系的语言之中,借助共时层面的语音现状厘清方言中混杂的层次关系,这对各地方言以及语言汉语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曹志耘. 汉语方言声调演变的两种类型[J]. 语言研究, 1998(1).
- [2] (瑞典)高本汉; 赵元任, 罗常培, 李方桂译. 中国音韵学研究[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 [3] 侯精一. 晋语的分区(稿)[J]. 方言, 1986(4).
- [4] 李荣. 官话方言的分区[J]. 方言, 1985(1).
- [5] 李如龙. 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 [6] 李珍华, 周长楫编撰. 汉字古今音表[M]. 北京:中华书局, 1999.

[20] 尹悦:《二线城市智力型新移民的语言使用与城市融入》,《语言战略研究》,2021年第3期。

- [7] 乔全生. 晋方言研究综述[J].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1).
- [8] 史艳锋. 怀庆故地精知庄章组声母在洪音前的演变——基于 90 年前的怀庆话与今各地话的比较[J]. 语言科学, 2019(5).
- [9] 史艳锋. 豫北晋语单字音与变音现象研究[D]. 陕西师范大学, 2013.
- [10] 王临惠. 晋南方言知庄章组声母研究[J]. 语文研究, 2001(1).
- [11] 王临惠. 晋豫两省太行山沿麓方言知庄章声母的演变[J]. 方言, 2013(3).
- [12] 熊正辉. 官话区方言分 ts tʂ 的类型[J]. 方言, 1990(1).
- [13] 尹悦. 二线城市智力型新移民的语言使用与城市融入[J]. 语言战略研究, 2021(3).
- [14] 张玉来, 耿军校. 《中原音韵》校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15] 支建刚. 豫北晋语语音研究[M]. 中西书局, 2020.
-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 方言调查字表 修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Evolution and Variation with the “JingZhiZhuangZhang” (精知庄章) Initials of Qinyang Dialect in Henan

GU Fei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 Jiangsu, 221116)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Jing Zhi Zhuang Zhang” (精知庄章) initials is an important phonetic phenomen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it is also a linguistic difficulty that cannot be avoided in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the Jin language (晋语) in northern Henan. Taking the Qinyang dialect as an example, it is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owels of the “Jing Zhi Zhuang Zhang”(精知庄章) group in the Qinyang dialect has been experienced: Gao Benhan divided it into two categories. By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t had undergone a change from dichotomy to unity. This situat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a double impact, 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promotion of evolution by internal factors, and on the other hand, by the variation caused by linguistic contact.

Keywords: Qinyang Dialect; “Jing Zhi Zhuang Zhang” (精知庄章) initials; evolution; variation;